

而○不○下○涕○且○起○敬○者○非○人○子○矣○
為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
歷之職廉簡不煩奉祿散之親友及卒家無遺
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葛
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
其見異

事事皆揭肺肝以示人此之謂真廉○天
下無無父之子母至清節方峻故知孝子
必能為廉吏

袁聿修

袁聿修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
為信州刺史為政清淨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
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懽心武平初御史普出
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尋除都官尚書
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聿修為尚書郎
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
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清郎大寧初聿修以
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
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

與邵書云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愿得此心不貽後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欽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一郡上下無不得其懽心其人清而不刻可知○清郎何必減清卿乎

嚴植之

嚴植之爲康樂令在縣清白吏人稱之先是仕齊爲廣漢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

敢植之獨奔哭營殯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塚葬畢乃還

廉而能厚更自過人

張恂

張恂皇始初出爲廣平太守招集流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開建學校優顯儒士更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

廉節與惠政並稱六朝殊多吏治何耶

卷之二十一

牧津卷之二十一目

清德下

江革

蕭藻

柳儉

李元忠

賀蘭祥

孔戣

房彥謙

李景讓

裴俠

于復

元德秀

韋貞貫

薛珏

張晏之

廉節與惠政並稱六朝殊多吏治何耶

卷之二十一

牧津卷之二十一目

清德下

江革

蕭藻

柳儉

李元忠

賀蘭祥

孔戣

房彥謙

李景讓

裴俠

于復

元德秀

韋貞貫

薛珏

張晏之

陸贄

趙與權

賈黃中

唐介

陸景倩

常林

魚侃

戴仁

呂昭

卷之二十一 清德下

明山陰郝承燦輯

江革

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除江革為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東聞革應至並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瑯琊王騫為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後除都官尚書將還贈

道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竝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迺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岬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革性彊直，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以文酒自娛。卒諡曰彊子，歷官八府長史，四王從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

人安吏畏，百城震恐，如此之廉，乃足持世。若西陵岬頭一片石，不足爲公作佳話也。

蕭藻

蕭藻爲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剋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州人焦僧聚衆數萬，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弱冠，自將兵討平之。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曰內藏，綺縠錦罽爲一室，名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帝稱其小字，歎曰：子弟竝如迦葉。

吾復何憂。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侯景亂，遣子或入援，因感氣疾，卒不食而薨。

藻之殺宿將，討亂民，少年英氣，咄咄逼人，而乃能屏居謝客，明哲之士，何以加之。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輕裝還朝，何等風槩，非獨以一物不取爲廉矣。

柳儉

柳儉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後拜蓬州刺史，獄

訟者庭遣，不爲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遷平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後以蜀王罪坐免，反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因賜帛二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

文書約束，徒增佐史之弊，一切細事，庭遣

最妙第片言之折，惟忠信乃孚。

李元忠

李元忠少厲志操，居喪以孝聞。永安初，拜南趙郡太守，值洛陽傾覆，莊帝幽崩，元忠棄官還，潛圖舉義。會高祖率眾東出，便自往奉迎，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見高祖，因進從橫之策。時刺史爾朱羽生阻兵據州，遂擒斬羽生，歷遷使持節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元忠表求賑貸，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而

已遂出十五萬石以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與和末拜侍中。武定元年，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會貢世宗蒲桃一盤，世宗報書曰：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家無擔石，室若懸磬，恒思標賞，有意無繇，忽辱蒲桃，良深佩戴。聊用絹百疋以酬清德，其見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元忠，見其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謂二公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因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顧歎息而去。大餉米絹衣服，元忠受

而散之。

舉義討亂，賑饑散餉，皆大有經濟人，如此之清，清爲世用。

賀蘭祥

賀蘭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歷官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荆州事，頗有惠政，至是重蒞，百姓安之。漢南流民襁負至者，日有千數。祥雖太祖密戚，性甚清素。州境南接

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旣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饋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惠政在民，正其立功之志。公私饋遺，一無所受，直是清素。

孔幾

孔幾以殿中侍御史歷官右丞，中人疾之，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幾以爲自海

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領嶺南節度等使。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泊步，有下碇稅，始至，有闕貨宴，犀珠磊落，賄及僕隸，戮皆罷之。舊制海商死者，官藉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戮以爲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嶺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戮一切禁之。先是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請合力討之。時天子

方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蠻爲效，向意助之。戮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楊旻皆無功憂死。獨戮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遷吏部侍郎，戮之北歸，不載南方一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二年，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謚曰貞。

孔君嚴始終一節，廉恕持身，且更無一毫矯矯凌人之氣，韓退之稱其守節清苦，議

論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嗚呼。愈豈輕許人者哉。

房彥謙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卹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顧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世以官貧者亦自不少。要以趣操如彥謙。乃不易得。

李景讓

李景讓性方毅。有守。寶曆初。遷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詣延英。極論不可。遂知名。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商華號三州刺史。母鄭。治家嚴。身訓勅諸子。始貧乏時。治墻得積錢。僮婢奔告。母曰。士不勤而祿。猶蓄其身。况無妄而得。我何取。亟使閉坎。景讓自右散騎常侍。出爲浙西觀察使。母問行日。景讓率然對有日。鄭曰。如是。吾方有事。未及

行蓋怒不嘗告也。且曰：已貴何庸母行。景讓重請臯，乃赦。故雖老猶加箠勅。已起欣欣如初。景讓嘗怒一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欲息衆。謹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百歲母銜羞泉下，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將鞭其背，吏大將再拜請，不許，皆泣謝，乃罷。一軍遂定。累官四川節度使，以病旬致仕。或諫公廉潔亡素儲，不爲諸子謀。邪景讓笑曰：兒曹詎餓死乎。聞報輒還東都。景讓

清素寡欲，門無雜賓。李琢罷浙西，以同里訪之，避不見。及去，命斲其駟石。元和後，大臣有德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清德者號樂和李公云。

有廉母，乃能有廉子。○鄭母定變，有當機之識。

裴俠

裴俠爲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

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
守俱謁周文帝。周文帝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
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
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
焉。號爲獨立使君。

清慎奉公。獨立示寵。周文畱心于吏治者
至矣。然獨立使君其所處之危。岌岌焉如
臨百仞之淵。足二分垂在外矣。

于夏

于夏歷仕以清白。聞爲陝郡太守。開元二十四
年。玄宗還京師。次陝城。頻賞其政能。題贊於其
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
冲。亦旣利物。存乎匪躬。爲國之寶。不墜家風。天
寶初。爲晉陵太守。嶺南利兼山海。前後牧守。贓
污者多。乃以夏爲嶺南太守。貪吏斂跡。人庶愛
之。

此君廉惠。定自可稱。但使人臣以清白受
主知。則世風自當一變。

元德秀

元德秀爲魯山令時玄宗在東都，醜五鳳樓下，
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是時頗傳言
帝且第勝負，加賞黜。河內太守輦優妓數百，被
錦繡，或作犀象，環誦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
聯袂歌于薦，于薦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
歎曰：賢人之言也。謂宰相曰：河內人，其塗炭也。
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奉，悉衣食人之孤
遺者。歲滿，筭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

乃空居，不爲墻垣，扃鑰。家無僕妾，歲儉或不爨，
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瑄每見，歎息曰：見紫芝，
卽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吾不幸
生衰世，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惟枕履
簞瓢而已。

紫芝超然名利之外，妙在自然，絕無矯飾，
所謂使人想見其眉宇者，實在此。○開元
帝醜五鳳樓下，明令三百里內以聲樂集，
大是導侈之事，而獨賞德秀之朴素。黜河

內而賢魯山則此舉反爲察吏安民之感事矣此開元之治所以冠冕一代

韋正貫

韋正貫以蔭爲單父尉不得志棄官去舉賢良方正異等後又中詳開吏治科累擢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宣宗立以治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至無所取吏資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

教民無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正貫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年旣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諡卒年六十八

醒右鬼之俗其識自正不但拘拘一清謹人也

薛珏

薛珏以蔭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

珽固遜避，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他給百餘萬，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役。珽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而李承狀、珽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言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歷汴州刺史、河南尹，入爲司農卿，遷京兆尹，後坐善竇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

簡廉肅三字可爲珽歷官譜。

張晏之

張晏之爲北徐州崔武子督察州郡，至是無所案，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反聞頌聲。

末世之頌聲，亦未便可爲據，貴在有真廉如晏之，卽無清德頌可也。

陸贄

陸贄初爲鄭尉，壽州刺史，張諡有重名，請爲忘

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贊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贊後來建豎，廉爲之本。

宣公忠鯁人，貞操自得之性，生然辭餉受茶，而曰：敢不承公之賜，詞意宛而恭，氣度自不可及。

趙與權

趙清敏與權，權知臨安府，時方議楮弊，又欲以端平錢當五行使，與權謂開禧嘗以二當三，何

救於楮，且曰：士大夫不清白，奉法恣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救於弊，而國非其國矣。要在別邪正，警偷惰，獎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力求歸田，會潮汐嚙隄，執政道帝意，畱之，與權奉朝請，出關遣使趨還，時饑民相携溺死，帝仍付臨安府事，恩例視執政，與權涕泣受詔，亟榜諭曰：今申奏賑恤，毋急死，須臾各全性命，佇沐聖恩，都人相謂母死，曰：趙端明必有以

活我與權上則祈請公朝下則推誠分勸甘雨
隨至米商四集流移皆有所濟因力求納祿授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奉朝請與權至浙江
上復召還即日絕江去帝爲悵然與權三爲府
尹盡力民事都人稱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
子卒諡清敏與權嘗謂士大夫有貪聲則雖奇
才與學徒以蠹國害民故身故之日至不能殮
始終一德不愧清敏之稱而惠德所及井
溲可食矣○士大夫不清白奉公雖日易

一法無救於弊此言不但當置座右便當
揭之朝堂

賈黃中

賈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
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十五舉進士
後克江表選知宣州歲饑民多爲盜黃中出已
奉造糜粥賴全活者以千數後知昇州一日案
行府署中見一室扃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
數十櫃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闈中遺物也卽

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淳化二年秋，與李沆竝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黃中畏慎過甚，上謂侍臣曰：朕嘗念黃中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言，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遘疾，詔自澶州召還，特拜禮部侍郎兼秘書監。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帝言，贈禮部尚書。上聞也。

黃中畏慎，固自性成。若前朝亡國之物，尙鑰一室者，爲時非一日。歷官亦非一人，豈人皆能取而不欲哉？或欲取而不能耳。黃中表上之意，似亦避嫌遠害之心，所以太宗稱其廉恪，不然，將汙法而害人四字，煞有深味。

唐介

唐介以言事謫潭州倅，一巨賈私藏珠，爲關吏按太守而下，輕其息自售焉。無何，事覺，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真清不必自表，直使人主信其生平，則獲上治民，何事不辦。

陸景倩

陸景倩爲扶溝丞，潔廉自勵。河南按察使畢構

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疆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

安得借此吏一品題天下士乎。

常楸

常楸知廣德軍，郡有大水災，發社倉粟以活饑民。官吏難之，楸先發而后請，專命之罪。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楸以代屬縣償。大農綱欠，知平江，值旱，故事應得紙錢十五萬，悉以助民食軍餉，請蠲青苗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

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飄入太湖。旣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吏卒外，餘金萬楮。林悉不受，吏歎曰：「常侍郎真不受錢。」所賑所蠲俱有大手，如此清德，及人乃遠。

魚侃

魚侃知開封府，府居會省，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煩劇難治。侃正身潔已，以嚴肅爲治辦，于上官無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入。旦夕所進，惟脫粟鮑魚菘菜而已。考滿稱疾歸，歸家益貧，妻子

不免饑寒，而節操愈勵。部使者有循例式廬之饋，一切不受。旣病，久困牀褥，妾以一甌粥啖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窆窆。時同邑有錢昕者，官至布政使，亦廉而故。然有父產可守，時人爲之語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

錢魚侃

廉介之節，大約得於性生，安論貧富。然而貧者之勵操，與富者之修名，其難易自當有辨。

戴仁

戴仁累官鎮遠知府，府舊有羨稅四千餘金爲公費，前守以強半入私橐，日增稅額，商賈患之。仁至，則編稅爲三百六十分，以備日支，羨二千餘，盡裁罷，亦不暴於當道，人或勸之暴，曰：暴則張已之長，形人之短，非吾心也。歸里不治第，館賓於門，設榻於屏，自號無懷先生。卒之日，家無餘財，郡守吳晟垂泣爲之殯殮。

廉於律已，而厚於待人，可稱全德。

呂昭

呂昭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旨，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陞沁州知州，在任一無所取，携道出徐州，天寒尚未綿具，故所授經門弟子共爲買一毛裘，顧一驢以往。其子旦旣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終，非吾子，死亦不歆汝祀。其廉介如此，旦後爲建昌府推官，性亦高潔，環堵蕭然，未嘗以貧窶

爲意及卒不能喪蕭山魏文靖公驥道人買棺
歛之。

以廉惠民以廉訓子事事真懇古道古心
此君有焉。

牧津卷之二十一 終

牧津卷之二十二目

砥躬

吳隱之

羊茂

謝謨

胡威

沐並

趙軌

王暢

李恂

辛術

鄧攸

孫謙

高慎

孔覲

傅昭



陸續 二見

洪矩

江秉之

檀敷

周鎮

褚炫

褚瑤

時苗

蔡樽

何遠

樂法牙 二見

裴潛 二見

庾華

王洪軌

房恭懿

沈文秀

劉懷惠

羊敦

王思政 二見

皇甫無逸

裴寬

王禹偁

包拯

凌冲

畢仲游

申徽

魏中孚

馮履謙

李白

王璉

李希正

戴鵬

王勳

胡壽安

衡世瞻

吳廉

牧津卷之二十二

砥躬

明山陰祁承燝輯

吳隱之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此地包帶山海珍異所出
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遂多贖貨未至
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
之欲隱之旣至語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越崖喪廉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
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

當不易心。在州逾厲。清操。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常食不過菜與乾魚。及歸。妻繡氏。賫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卽投於湖。復爲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爲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士庶。後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氊席。

一篋可資數世。隱之終不易心。沉香一片。何足爲累。總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意在斯乎。

李恂

李恂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芻之屬。一無所受。後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

清操一如刺郡。至拾橡實以自資。傷哉貧。

也。

羊茂

羊茂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但具鹽豉。

苦節不可貞。

辛術

辛術爲東徐州刺史。淮南經畧使。朝廷以犯辟。郡守貲財及奴婢百口。盡賜術。三辭不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

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眞足廉頑。

謝謨

謝謨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曰。數多。劉寵更以爲媿。

劉寵高處。不在一錢之選。數多未便爲媿。但恐無若耶山中父老之言耳。

鄧攸

鄧攸爲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去。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懽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萬，攸去郡不納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攸拖不留，謝令推不去。」

伯道棄兒若塵土，自是殘刻人，清亦何足言，惟爲政大得民心，又清而不刻，不知何以能倒行逆施乃爾。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父質爲荊州刺史，以忠靖著稱。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童僕，自驅驢單行。旣見父，停解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帳下都督先請假還家，未發，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

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威由是著名。遷徐州刺史，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胡伯武父子砥行，足表頽風。但帳下都督之陰爲資裝，威旣不能早覺，而賜絹謝遺，則亦已矣。質且杖而除其名，吾猶以其清恐人不知也。

孫謙

孫謙爲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道載縑帛以送之。謙固辭，謙每官去，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床施籬條，屏風冬則布被莞席。

居官若欲盡職，潤屋潤身，原非所有。如此乃成其居身儉素。

沐並

沐○並○少○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
而○不○留○也○爲○人○公○果○不○畏○強○禦○黃○初○中○爲○成○臯○
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橐○穀○見○
未○辦○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响○呼○罵○吏○並○怒○因○躡○
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
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
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得○減○死○刑○竟○
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吏○
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

東○斫○材○牂○牯○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
共○食○來○後○熟○者○荅○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
信○耶○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爲○長○吏○八○年○出○
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
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
困○又○敕○豫○掘○塹○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塹○絕○哭○
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祭○弔○之○賓○無○設○粟○米○之○
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
之○

德信是好奇人。故始之牧。肇似任氣。而後之戒。子似詭激。詔書所謂自恃清名。乃其定評。

高慎

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為宰守。何不為黃。以遺子孫。慎曰。吾之勤苦。以清名為基。以二千石遺之也。

清名為基。躬範可遺後世。第不當有意立名耳。

趙軌

趙軌少好學。有行檢。其東隣有桑。堪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隋文受禪。為徐州別駕。考績令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復為原州司馬。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